

女鳴館遺稿

卷之七

122
水
4-7



小尾悅太郎氏寄贈

平洲先生嚶鳴館遺稿卷之七

尾張 紀德民世馨著

宋澤 神保行簡

門人 東都 泉 長達 同校

久留采 樺島公禮

行狀

淡淵先生行狀

淡淵先生、本姓福尾、諱維寧、字文邦、考曰莊右衛門、
取與平氏、生先生于參舉母、莊右仕尾為騎士、屬竹



A122
示
4-7

明倫彙編 卷之十
腰氏竹腰氏宰中西氏無子請養先生爲子先生是
以爲中西氏嗣食二百石其幼時韓使過尾見先生
於途止輿謂曰視兒相必有令名與之筆墨去旣而
讀書賦詩及長長六尺手垂至膝資性溫和動止鎮
靜雖家人不見喜愠之色專精力學明誦晦思每至
雞鳴隱几坐睡逢一師必從問得一書必手寫荷上
手者莫不檢正年三十餘弟子日進請益則自四部
之書古今傳法醫卜陰陽裨官小說至我邦朝典
野乘國風里諺文武衆技答問如響然自視猷然常

悔其無能袖筆硯記所聞謂曰二三子敏不必自苦
我善忘不如此則無所識焉弟子問曰某經孰據曰
從子之所信闕子之所疑其於微言也吾未知其孰
合孰離不如各得其所得以施之人施人而有益雖
不中而不遠矣何必執一義又問某某之學如何曰
其學名家豈虛然哉二三子後自知爲文願學漢先
生曰讀班馬諸史欲爲宋曰王蘇諸集在焉請爲詩
學盛唐曰自李杜不乏其法好晚唐曰爲元白不亦
佳乎與人語不善則自責曰某遲鈍未達尊意試言

吾之所得、吾之所得云云、未知是否、其交際也、無雅無俗、窮其歡心、盡日相語、無厭色、弟子有過、則蕭然不言、以爲常、故人人承顏色、唯謹、寬延庚午春、從竹腰君東、其邸在赤坂、書生請業者不已、許舍南芝、而教授有事、則使人就咨、非有政、不敢召、於是四方之士、多在門、先生日修容上座、嚴冬盛夏、夷然無異色、然而善病、弟子爲請其自寬、曰、自相無久、不如從吾所好、以永今日也、請所著、曰、二三子有爲也、奚必以我、哉、偶有爲、亦不留稿、旣病篤、使弟子扶持之、尚不

輟講、比將不起、舉所筆著燒之、曰、未定之書、恐誤人、嘗欲刊一書、校正窮切、稿成未授工、有人竊以刊、弟子欲責之、不許、曰、分勞亦好、在尾時、有卒將得罪者、君怒甚、自狀其罪、使先生讀以讓、而在後聽之、先生隨讀、隨易讀了、及命曰、某服罪矣、君不悅、起入、左右私先生曰、何不先請、曰、方讀覺之耳、何不謝公、親聽之、不可則問、其亦可之、不謝而退、君亦悔曰、非伊人、殆使我失其事、君補過多、此類也、在芝時、同僚來別、其人少長於君、恃寵專權、先生取磁杯十枚、毀一與

之其人愕然未言先生徐曰虧盈之形也且與使偶
竟竒也不如使竒待偶其人感謝後有抑損終身不
敗其於交遊多此類也有所親病者德民請代往及
反問瘦瘠答曰審之家人先生默然良久曰吾宜使
奴焉無爲也勞子民大懼請復之先生曰善端座至
曉待民歸乃釋衣帶矣患渴侍者進飲見少矢容却
之曰思而後來如此再三其終曰好其教人多此類
也其奴舊逐于數主事先生二十年未嘗訴苦一日
民見其泣于厨下問之乃曰主未嘗疾言爲我疾言

我罪當死民驚入請先生笑曰修籬使用竹見其用
木疾呼彼即以爲怒乎民以其言喻奴奴喜復愈泣
及先生卒剃髮辭去寶曆壬申秋七月十五日卒南
芝舍年四十有四矣葬于緣山南陸瑞華院君悼之
淚下命吏護葬厚撫諸弟子弟子多行心喪先生生
一女君命以大田氏子配之爲後嗚呼德民童齡初
見先生與同州之士淺野巨卿飯田子晉伊勢伊藤
吉甫信濃南宮喬卿美濃野口侯澤等諸人日受業
於其叢桂之園旣西遊長崎得其士小河仲栗飛鳥

子靜真野子柏而還並亦事先生尋與仲栗從其東入關前後十有餘年夙夜莫不賴其教訓者矣夫梁壞之歎弟子同感然至自少涵泳其德則民最不堪廬冢之悲云謹狀

福島太孺人行狀

太孺人姓福島氏考曰源五右衛門諱昌言國相成瀨氏之宰也妣飯萬島氏以享保三年戊戌九月二十日生太孺人元文元年丙辰太孺人年十九歸先騎隊長成田丹官君諱喜和而生男名喜起字子

興子興生三歲丹官君卒時太孺人年二十五而舅白峰君先致仕年七十老矣太孺人上孝事舅君下撫愛孤子貞操安靜料理家事一不失宜後五年白峰君卒太孺人慈範益嚴教誨子興無所不至自文藝武技皆使就名師而學故比其成童誦讀之業進退之容弓馬劍槍把勢鳥銃等無不習慣者但不許淫靡歌曲一唱其口翫戲絲竹一上其手矣性畏雷而恐子興視以慣怯每雷鳴必端坐正襟未嘗一爲畏怖之態子興年二十始補行人將祇役于東都以

其幼而承後祿減家貧恐行資之難給太孺人正色曰汝因先人之餘慶生長乎君恩乎乳哺之中今而得庶幾報萬一豈可以貧窶越趨哉乃自其衣服器用傾箱以足之躬自衣垢食蔬欣然毫無厭色愈益勉勵子興不使一日喘息于家既而子興轉先騎隊長尋遷監察加賜祿百石於是復祖考之舊四百石云在監察十八年公正允職及進拜政府司儀其祿八百石子興以得厚奉太孺人爲悅焉太孺人見之不喜乃謂曰我之能成汝以至此也盡君之澤也汝

之能承父祖以至此也盡汝之勤也汝唯繼之無失暨則我之願足矣外之豈有樂意耶若煖衣飽食徒虧君之所恩賜以供己則我雖老不能安焉終身不易素志天明六年丙午十一月二日卒享年六十有九矣余自登仕與子興君相喜君泣語太孺人之終始者如此是爲狀

傳

小河仲栗先生傳

先生肥長崎人也姓小河諱寬字仲栗家世掌監送

紅毛之貢物，兄弟三人，伯與季代承事，而仲粟業醫，最善治湯少而讀書，長而好性理學，爲人，瞳目巨鼻，甚口鬚，須皆膚黑毛，聲音雄壯，氣性剛直，不與物和，然忼慨趨人之急，視所親有過，則面折盡言，悔則又善遇之，是以人亦多歸之，有豪族請治者，辭曰：邑不之醫，何獨某己，不往，貧者請之，輒食吐哺而往，不避疾風，迅雨，親其無資，則遺食買肉以啜之，所沽常多人欲學其技，則曰：是非大丈夫之事，有一生自伊豫來，鮮衣麗飾，通謁願爲弟子，仲粟熟視曰：醫者賤業，

人之有疾病也，跼蹶而走，髮不遑理，履不遑著，子豈能之乎，拒之，其人聞之，自斃衣敝垢，徒跣而進，願必受教於門，乃許之，數歲將歸，咸取藥厨之所有以治任，曰：我師非久爲醫者，此物終無用，仲粟笑而不問矣，行遊，王國比還，有客自言大村人，請與俱，不許，曰：僕隣鄉人，久病于京，何見拒之固，仲粟乃與乘舟下淀水，其人誤洩客衣，客大坂俠少，與其徒六七人，將起甘心，其人叩頭謝罪，舟中皆爲之解喻，不聽，仲粟熟視久之，徐起曰：止，豈有大坂之豪，而爲人所洩

者乎、因扶其人復渡之、曰、渡亦死、不渡亦死、等死、不若渡而死之快也、攘臂按刀、目眦裂、須髮張、諸少大驚、投水而逃、是歲、西州旱蝗、餓莩相望、長崎粟日踊貴、府尹某氏憂之、發倉賑邑民、令戶長一人、日就倉量口受米、而故富者羞往、貧者失賃傭人、人嗟怨、無以言者、仲粟乃書其不便、沐浴盛服、至鎮府門、吏拒之不進、仲粟勵聲曰、民小河某欲以告急、公等止之、何門吏不敢不以告、府尹卽出見親受而讀之、問曰、急變如何、仲粟頓首答曰、我公有此惠政、而使民怨

嗟、小人以爲不如附粟於諸街長、使逐戶口致之、之便、然無由言之、詐吏進謁、罪當死、府尹大悅、立命從仲粟之言、闔邑免飢餓焉、有父死而兄弟分產者、兄多自與、曰、我長矣、弟曰、皆子也、乃計室兩分、裂衣割器、而後異籍不逼、或飲仲粟酒、不弟者在坐、進請曰、願得觴而飲、因自通姓名、仲粟驚曰、子乎、兄弟相割一缶者乎、曰、是、是則某觴不可得矣、其人作色曰、何也、曰、父母者身之本、而父死不哀、兄弟者同胞、而爭財相惡、卽所謂人面獸行、某雖無行、不欲執杯酌矣、

於是其人怫然大怒曰、河君辱人之至此乎、提刀而起、仲粟不動、徐曰、吁、何耻之晚也、人而不孝、弟僕妾且不齒、不耻僕妾之不齒、而獨耻某之不觴、吁、何耻之晚也、其人不勝忿怒、欲必死之、座中遽相與扶之、去、謂仲粟曰、先生戒之、彼必有報、仲粟笑曰、不能忘利半缶、豈能死於辱哉、舉杯相酬、盡歡而去、歲餘、其兄踵門曰、我弟不通問數年、一日忽來拜朔、又來拜望、而後朔望必來、然我不答、而彼不輟、殆且一年、我疑其所爲、始問之、曰、往河君謂我獸行、退而自念之、

欲悔謝於吾兄、而無由、是以來拜、言未畢、兄弟相擁而泣、此君子之錫、何以報德、自是兄弟從仲粟而學、遂爲善良矣、治甲之子乙不孝、見逐、仲粟偶治病至民家、主人呼少年作繪者見之、仲粟驚曰、嘻、是不孝之子耶、繪進、不食而出、久之、治夫婦且泣且來、跪曰、兒閒屬隣、母一壺酒、以其意遺吾、曰、吾悔之無及、願時時飲食之、吾夫婦以爲彼窮困而念家、是毒我也、且怒且泣、陰棄之、其後屢遺、隨遺棄久之、我婦以爲兒雖愚而不孝、豈得數爾乎、吾唯有此子、而欲殺

吾、吾生固不如死、及我之出、竊少嘗之、無異、遂飲之、甚美、待吾返言之、吾亦驚喜、乃使人召之、至則泣曰、河君鄉黨之所敬、而不食我所作之鱸也、悔之無及、聊以自報耳、其化爲孝子如是、小人老矣、因君而得子、死不敢忘矣、其爲鄉里所尊敬如此、而愈憂流俗、輕俊、無賢師友、是時尾張淡淵元子欲使弟子紀德、民學華音於崎、而無爲之主者、至紅毛過尾、德民要之驛舍、與崎人結識、與仲栗之兄相識、曰、我弟某亦嗜學、好友、君幸來、我必使之爲主、今秋德民遂西遊、

長崎、徑造仲栗、仲栗喜而出、把手曰、久矣我望君也、因招親戚朋友共相飲以勞之、猶待通家舊識、遠返者、此夜二人相語徹旦、妻桑野氏食德民必有魚、仲栗却之曰、世馨之來、豈哺啜之爲乎哉、不分麤共糲、恐非其志也、仲栗所善飛鳥淵字子靜、富而好學、亦見德民大悅、於是三人相結序齒、遂欲因德民、造師元子、修書致其意、報至、齊戒沐浴、東向而拜、共稱元氏之弟子、其子名爵、生五歲、謂德民曰、君東歸、幸以我兒行、我亦尋行、居三年、德民聞母疾而還、仲栗子

靜送之七十里，東至永昌亭，曰：君之行急，我不可屬。爵君待吾之以兒行，一見我師焉。德民歸，則母既逝，哀毀成病，久之無瘡。德民恐資產漸盡，而使我考愁，欲寄書于崎，以借百金。先考聞之，曰：童子未曉事，一行之書，豈能取百金於千里乎？書至，子靜謂仲栗曰：吾能以百金助紀生之孝，固非所惜也。即盛以匣，而題曰石，以報寄德民。後二歲，仲栗欲之，尾而兄弟不聽。於是與爵之宰府，宰府有管公廟，崎俗有往謁者，則不敢沮。遂東到平安，發書報德民，民即往迎之。相

偕歸尾，同事元子。仲栗誨爵曰：汝事世譽，猶事我，而後不復撫爵，居歲餘，元子以其職而東。仲栗從焉。竹腰君嘉仲栗，授之饋，人謂之曰：賢子尚幼，何忍委去？仲栗曰：公豈石人，寔其死矣。子其誰依？獨我兒有依焉。來往書信，不一問爵，居一年，元子留而教四方俊士，於是召德民，携爵而東。旣而元子卒，與仲栗偕僦舍同居，而助課諸生之業。知其無西歸之意，因勸召桑氏。桑氏至于尾，于德民之家。時仲栗病而不得往。比德民歸省，因扶之東。初，仲栗之去鄉，桑氏艱而生男。

鼎至此五歲與其姊隨母而來仲栗亦使德民取石
討氏時子靜往喪母及妻與子去鄉來于尾而主德
民之家遂扶先考東於是五姓同居仲栗子靜事先
考猶子易衣而出并日而食養老撫幼相得而樂人
賀先考曰三賢子二孝婦三順孫翁何享福至此也
久之子靜寢疾相與恨不能備養子靜以爲大足矣
至死毫無悔恨之色及子靜之歿喪之猶兄弟也仲
栗已以學于諸侯然好直言數失意貴人慨然歎曰
某西肥鄙人辭家遠遊精意事師亦唯欲使吾兒知

我志專在經術也今兒旣成童知我所志頓揖遜辭
讓以爲賓師非我之所能也不如降志以助世馨之
業也苟使其得有英養才以行其志則我亦何爲而
不爲俱貧無爲也復業醫將妻與女出居南芝寶曆
七年丁丑夏都下大疫爵鼎皆罹患爵革仲栗正色
謂之曰爵乎人情懷土豪傑之士或爲折志汝幼而
聞賢者之教讀聖人之書免爲鄉人我之與汝亦已
足矣壽夭命也如之何言畢抱鼎而去曰我之視之
不如世馨明日爵歿鼎思德民夫妻不已德民之妻

亦病，德民晝夜往來，視妻與鼎，仲栗悔之，乃負以還之。後數歲，仲栗病劇，見鼎之侍而不悅，常揮使歸。桑氏請所欲言，曰：「唯世馨之聽，終不復言。」十一年辛巳六月十三日卒，南芝舍，享年五十矣。葬之緣山，元子墓側，葬畢，寡孤歸德民家。崎人來迎桑氏子母，子母不肯返，辭曰：「先人有命，願仰紀君以終焉。」後德民嫁其女於宇內氏，初桑氏見其伉直，不與物相容，數言之，乃傲然，將須長嘯曰：「天地間有獨世馨之容，我則足矣。」有所親，日來省病，因言君何不自爲後圖，而一

委紀君，仲栗面壁而卧，不復與言，其人慚而去，臨終綿懷，國家大喪適發，戒火甚嚴，蚊集，桑氏薰橘皮以驅之。仲栗開目曰：「我今且絕，豈知蚊乎？」謹勿犯令。隣家翁聞之曰：「人謂河君賢，果信。」及卒，匍匐來助，民自與先生相知十六年，于崎于尾于東都，同居十餘年，未嘗有纖毫矣。子七人，長曰熊天，次女養于伯氏，次女留崎，次爵，次女，次男，養于季氏，次鼎。

爵字仲翼，幼聰敏，在尾時，或戲之曰：「童子不孝，前棄母於西海。」今又棄父於東海，答曰：「是父之命也。」我聞

順父爲孝，未聞違父以爲孝也。其人大驚，父病侍養甚謹，每朝遣奴受藥，醫官井上君憂奴返遲，夙爲作粥，伏火於竈，自適受藥，見先者先受，其後爵往常先。君異之，輒出問狀，無有漏失，益大奇之。每且問曰：河孝子來也，未其授藥，必先乎人焉。比十二三，賦詩屬文，嘗從父執木君恕遊飛鳥山，而爵詩先成，君恕曰：諸君無復摸索驪珠，已落河童子之手，避雨田家翁，嫗見爵爲貴公子，待之甚謹，好讀左氏，通其義，十六冠而字，寶曆丁丑八月十一日歿，將死，執鼎手曰：鼎

乎，我不得報，因極，汝能孝父母，能事紀先生，見親友在側者曰：諸君幸念我，勿忘我弟，爵墓亦在元子墓側，嗚呼！德民自童齡，交遊亦多，而至其終，始切切惺惺，相規相信也。未嘗有如仲粟子、靜二子者。古人云：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我於二子也，獨無慚焉。子靜不幸，未及成名而死，我深憫焉。故傳中詳及之。

奧貫友山小傳

奧貫正卿字伯雅，號友山，本姓狄生氏，其先仕相北條氏，及小田原燿，變姓耕武，入間郡三芳野，子孫遂

往其久下戶村，世富農桑，正卿至性惇謹，其於父母昆弟孝友之美，不可勝狀也。少而好學，受業成島錦江先生，篤志經藝，且以書多亦名博涉矣。寬保壬戌，關東大水，郡最受害，民舍漂沒，亘數十里。正卿即載食舟，與僮奴漿以行，行食餓者，視其濕處而病者，悉載歸養之。已家，因請其父曰：「大人生平誨兒力儉節用，豈爲有今日之急耶？」今水飢如此，願傾家世之所積以當之。父大說曰：「固我志也。」於是發倉大施，予飢民，飢民傳聞爭至門前如市。正卿先多作粥，而擇奴

之最恭謹者以待之，戒曰：「俄餓非固貧，謹勿輕慢，使隨至，厚弔唁，且拜其辱，一如接親客，而不問壯幼，與人米四升而行，受者莫不感泣。」旣而粟盡，又使人齎金四方，大買金盡，又請其父質其田宅於東都巨富，得金以繼之。自冬十月至夏四月而止。惠之所及四十餘村，終始所救活十餘萬人。云：「事聞河越侯，侯大悅，召見正卿，親賞賜時服佩刀，爲設盛饌，而使大夫伴食，侑以古畫一幅，蓋侯家之所珍藏也。其後屢顧其廬，而藩士大夫志學者來往其家，月無虛日矣。初

縣官下令禁民離土就食，蓋恐其因之遂流散。正卿聞之，蹶走到東都，見錦江先生，泣曰：「官今令飢民不得出乞，雖亦有富豪好施者，而聞禁不果，徒使下民怨嗟朝廷無恩。」先生其得無以告乎？先生感奮，爲上疏以陳其不利，疏入，卽日禁解。於是關東富民往，往出私畜，所在多免餓死矣。明和中，武上二州荒饑，愚民相集爲盜，日劫奪富人，毀壞民舍，見暴者甚多，將及其家，有一人走至，大呼於其徒曰：「是我奧貫翁君之居也。」昔者寬保水災，以有翁君，使我祖父母兄

弟得生存，汝知之乎？衆大驚，相顧曰：「吾儕無力之，可以報大恩，而反可雇我翁君哉？」相招俯伏，悔謝而去。以故四近皆免患害矣。以天明七年歿，壽八十。遺言曰：「我死，則置聖經一通几上，以卒哭而謹，勿佞佛，初娶須田氏，生二子而歿，二子亦夭，再娶福岡氏，生男女，男名正俊，女歸某氏，余弟子西澤周，素與正卿相善，余久聞其爲人，正卿亦聞余之所爲而說，以其老而不能行，屢使正俊來問，贊曰：

孝友訓家，如翁其肥，學習能行，如翁則希，積而能散，

洛水忘饑惠施至此福之所歸我爲作傳不堪歎歎

說

道說

道者天地自然之道也而非人之所造作也有天地則有陰陽有陰陽則有男女而人者承天地之精而生乎陰陽之化卽一動一靜亦効二氣之自然而已矣其動也行行則成道上古聖王循以修之由以行之而後今之所謂道者成也夫今之所謂道者亦何異乎當初之道云者道道路也人行者也行者由此

以行不由則不可行矣于西于東于南于北方非一則行亦非一孝弟忠信仁義恭敬行之所以殊名也蓋唐虞之際由已久四通八達唯其行乎所行也所行而行無有不正其行乎所欲行不必由正蓋聖人觀而懼焉爲作之防以塞邪徑欲塞邪徑故表正路蓋禮樂表自然之正路者也刑政防人欲之邪徑者也先王循天地之道而修之由之表之以道後者耳非造之夫有物而有名非有名而有物矣果所造而非自然則名而後物也名而後物也者非所聞矣天

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其言確明又何爭哉曰夫人有教則人無教則獸其死于仁義非自然而死知死于仁義也知死于仁義也教使之然立教者聖無聖則無教教而後五倫明矣道果非自然也聖聖繼教教益成焉世世嗣習習益熟焉習慣如性豈自然乎哉曰子不亦見彼鳥獸乎鳥有舍其死子者有爲其類而鬪喙他鳥而死之者獸有埋其死子者有爲其類而鬪嚙他獸而死之者類有匹故云關關雎鳩

在河之洲群相保故云鹿斯之奔其足伎伎得食相呼故云呦呦鹿鳴見畏相驚故云鶴鳴在原誰教之仁誰教之義鳥稱孝蟲名義誰謂非自然雖禽獸尚猶有然况斯人而謂之無哉今喻之曰非自然是忘天也喻之曰自然是敬天也夫忘與敬於天如何蓋古之神知先知敬之故修之由之不敬違天也董子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可謂善語道者曰先王作禮樂作之造道也然而非耶曰夫天至幽不可知唯聖能知故承以行之人待之然後能不戾聖於是乎神焉

譬如至尊也、唯在位能知、故承以布之、民待之、然後能不違、在位於是乎貴焉、夫承以教、故人敬之、聖亦人耳、人教人、而無之能侮、以有所承也、然曰非自然、是無所承也、其極聖猶人矣、在位亦人耳、人制人、然而無之能犯、以有所承也、曰不出于君、是無所承也、人將相、豈唯犯之、天之而聖斯神、神則化、化而德成焉、人之而聖斯侮、侮則廢、廢而德敗焉、蓋作禮樂、亦有所承焉、聖能作禮樂、而不能作人心、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其中、夫道者、天地自

然之道也、循自然而修之、先王之教也、奉教而僱勉、學者之業也、若曰先王所造、非天地自然也者、不獨立言之失、蓋其見道亦淺淺哉、

米澤賢容公子字君績說

米澤侯貴介弟將冠、侯使使來問、所以字之者於德、民德、民如宜辭者、然以千里辱命、謹因使者進鄙衷、竊惟公子至性孝友、侯亦愛之以德、使其幼長師訓、長而益戒、何德不成、何行不立、德之成、行之立、大邦人士咸將曰、以君爲兄、猶且以德居其寵、以行保其

身況在小人，其可不勉哉。是亦佐侯爲治也。其績豈小小哉。然則人士臧否教化興衰，公子遂不得不在其責矣。抑千乘者大政，君弟者大貴，以大貴佐大政，古之有令名也。常於是，其有驕邪也，亦常於是。公子不可不慎矣。帝典所謂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後來所望于公子于大邦，要亦不出乎斯。其允不出乎斯，公子名勝熙，敢請配字曰君績。

銘

杯銘並序

秋田益君微事君忠且文，丙戌仲秋望，侍宴東都邸，侯舉杯賜之曰：吾樂民之樂，女亦無樂吾之樂乎。請一醉。於是其國大有年，君微再拜誓首興，祝曰：豐年之樂，樂民之樂，豐年之樂，樂君之樂。上得所樂，下知所樂，厥政以若，厥德以澤，使民無瘼，力急東作，自今以落，濟濟其穫，嗣獲歲穫，萬億侯橐，厥生不薄，國之所靡，靡則綽綽，恩之及博，醉此禮酌，永我斯恪。又再拜誓首捧杯而出，藏諸家以爲寶，屬余作銘。昭君恩也。銘曰：朱圓如日，赫赫出雲，所錫之杯，德飽酒薰，奉

南明傳遺錄 卷之七
若赤心、世世事君、明和柔兆闍茂、九月既望、

西條滿福寺鐘銘 并序

此鐘安永八年己亥四月伊豫國新居郡西條城主
從四位下行左近衛權少將源朝臣賴謙命城東滿
福寺第二十一世慧恩所鑄以警十二時尾張國學
正細井德民作之銘曰彼其在職以朝以夕進退勵
職不失厥德彼其爲力以動以息出入畊織不失厥
食鐘之所敷永福邦域安永十年辛丑四月四日

建中寺鐘銘 并序

慶安四年辛卯五月敬公之影堂建中寺成瑞
龍公使法印林道春銘其鐘遂以本寺爲世世廟
兆其後百三十五年至天明五年乙巳正月二十三
日北郊失火延及本寺群廟皆災獨直巖公之
廟免公恐懼震慄卽命戒百司再造極嚴經營制
度謹仍舊貫及再鑄鐘存道春舊銘而命臣德民賡
其銘銘曰作之孔巖不儉其親視之不忼以訓其民
歲時蕭蕭斯祀斯禋法音所警罔以不貪鐘之壽乎
與國萬春天明七年丁未五月七日

讀

讀徠先生著書

徠先生以不世之才、遭文明之運、學識宏博、持論卓拔、作論語徵大學中庸解、辨道辨名、以教學者、以愚觀之、古今言經者、未嘗有如此辨且斷、然至不喜其學者、則猶禦寇、譬何也、蓋其所論著、要皆明道之書也、作明道之書者、欲喻人適於道也、適於道如何、學以成德、德何期、欲爲君子、君子何修、言行是已、言行何物爲則、禮是已、禮言無不尚謙、禮行無不尚讓、

考之六經、其佗莫可以適於道者矣、徠常以是教焉、而其所爲反之、視其註經、主黜宋儒、辨是非、爭曲直、窮刀筆之力、猶法吏之詰囚、其亦不知非君子之言哉、唯是英氣豪視、一世觀往者之無覺、而憤懣不自勝、急欲辨之、惑以破膠固之陋、是以不遑顧其言之過甚也、亦勢之必至耳、然則可乎、曰不可、如孔子之聖、深知之誠、信之者、僅僅不過七十有二、而孔子亦未敢以七十子望之衆人、其於陽貨也、曰諾吾將仕矣、其於司敗也、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其作

春秋也。曰：知我罪我者，其唯春秋乎！蓋亦貽法于萬世矣。不必求行當時也。嗚呼！徂徠非聖人，彼自有宋儒也。性理之說六百年，我惺窩氏而還，立宋學亦二百年，而欲以一旦剔去之，怵慨自奮，譬之捫赤子之舌，奪其所含焉。彼安知有旨柔乎？不喻之以德言，爭抗粗勵，以爲之辭，以救其弊，弊亦隨之，遂至使少年輩侮慢以爲賢，放論以爲辨，妄非先哲，輕視古人，終身讀書，而莫知其所學爲何物矣。嗚呼！雖曰非其罪，吾不信也。子服景伯戒宰人恭，閔馬父笑其大滿，况

於君子講明道德，以訓天下後世乎？奚直情之無婉意，而質言之不從容也？學記曰：君子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不抑，則易；開而不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言言徵諸六經，莫如徂徠者，而莫從其訓何也？如使徂徠安定其辭，優柔其教，使信焉者悅，使疑焉者思，而不汲汲乎取信當時，則必使識者拜賜於後代焉。惜矣！規度短急，遂失立言之體也。孔子曰：有德者

必有言，有言者未必有德，記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吾於徂徠亦云，然徂徠先生實不世之才，文明之英也。如二辨不可無取舍，然亦有見爾，非漫爲之說者。至有彼眈眈視猶寇讐者，自取之哉，自取之哉。

論

真田幸村論

豐臣氏之亡，真田幸村死之。或曰：避明就暗，倍興殉亡，勇則勇矣，抑暗乎機矣。是無替之言也。初

神祖欲取昌幸之沼田而易之，以他邑不可，乃遣師

伐之，不克。

神祖怒，將大興軍往伐之。昌幸懼焉，使使豐公，迫豐

公與

神祖成，而益懼質長子信幸，以與

神祖成，關原之亂，昌幸又與次子幸村爲秀賴城守，欲以報豐公也。然亦不強信幸之不從之，蓋知天命終在

神祖也。大坂之役，昌幸已歿，於是幸村致死秀賴，以成父之志也。然則其死已決於其父矣。明暗興廢，其

又何問、嗚呼、人唯知其死于義、而未知死於孝、孝義之決、奮勇力戰、東軍爲之辟易者、以其殉父之志、而不他顧也、豈以闔于機爲之病哉、

題跋

題孝女曾與像

我鄉志水子邑民善六之女曾與、年四十餘而不嫁、賃織困苦、愛養其親、志水子聞而嘉之、乃除其租、厚賞以表孝、事聞公朝、又有命賜曾與金、讀其狀、一事一淚、其最可泣者、善六出醉、則歸常晚、曾與常逆

之途、一夕見其倒路傍、醉甚、藉艸熟睡、不可扶持、走及取帳、就帳而護之、已驅蚊蚋以徹、且云、是此圖所貌也、余觀圖咨嗟久之、乃題曰、有邦立教、莫先於孝、雖賤必賞、誰不則效、女之衣敝、文繡難校、

題忠女夏像

是藩朝所厚賜以褒賞忠女夏之像也、夏者我知多郡古見村農夫、只右衛門之婢也、只右少而喪父、比長得廢疾、久之失田產、奴婢皆散、獨夏止而不去、扶主母以養病子、旣而衣食計盡、主母乃知窮極、無

生理而憫夏諄謹徒偕飢餓厚喻使去不可又使夏兄弟喻之愈益不肯去曰我之初逢主之富而至于今之貧亦我命之無福也吾將棄阿主而安之日夜奔走貧備苦作無所不爲僅以衣食二主時不得實則行乞道路得食供之已則敝葛不掩體菜根不飽口憔悴骨立使見者酸鼻而毫無悔恨之色日欣欣以事二主爲悅三十年一日云今茲天明元年辛丑主母年六十三病主年四十七夏年五十七得能生存乎凍飢以及君上恩賜盡夏之精誠之所致也

開水藤翁好善爲畫其貌示余余觀圖淚下因題之曰事君之能致其身也雖未必期光榮於後日而有光榮隨焉蓋所以至有死而不悔亦出茲艸野卑女豈有所知而期乎視天蒼蒼嗚呼亦何其報之彰著斯可以警士君子矣

題惠美子像

惠美子之所福在其喻人於釣焉凡釣者先擇餌釣無餌魚豈可得乎偶有得者彼見無以爲有也耳有餌則來無餌則去其所得之小大美惡一由其所施

之小大美惡矣。鉅其鈞，長其綸，而豐其餌，則可以出
吞舟於江海不測之深焉。父以慈爲餌，子以孝爲餌，
君以禮臣以忠，夫義婦貞，兄弟悌，朋友親信，各自
修其餌，以相釣。農力其耕，以釣于田，工善其事，以釣
于肆，商通其美貨，以釣于四方，推而上之，明明德於
天下，帝王之所以釣兆民也。行仁政於邦內，公侯之
所以釣萬民也。凡人之吉凶禍福，莫不由己者，亦猶
魚大小美惡，莫不由餌者，其以釣喻人，惠美子之所
福廣矣哉。抑人之知釣者，或鮮矣。夫釣不在朝，必在

野而冠衣裳，整如也。其慎獨如此，則人豈有疚乎內
乎？故常猶然而笑，於戲象神者，意亦微矣。

歌芝照乘跋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遽而相識，精神不接，况於遠方
絕域，衣服殊制，言語異音，未嘗有一日之素，而俄然
相會者乎？雖然，親之有道，禮而已矣。行禮之初，辭命
先謹，而後相親，相信，相笑，相泣，遂至抽呈肺肝，以無
相忌，亦禮之順人情也。今茲韓使之航海也，其途三
千有餘里，苟從事筆翰者，若詩若文，爭序其殷勤，而

至得之歡心以通縞紵之問則彼已曰不過四五人
蓋其交接之際先施或失亦唯辭命之難也我友井
君子章既歡之於東都本願寺中而所得之報章不
啻罄其佩玖亦能使彼親信笑泣猶同鄉相逢同言
相語也溫厚之風乃使人欽則其固耳抑子章之修
辭於彩毫焉其美也夫古人所謂辭之不可以已者
我觀乎此卷云題曰歌芝照乘取之彼詩句矣

講餘獨覽跋

几文陣之逆韓客也攻者守者挑戰者結屯者要皆

在期允當矣不則相媾不則交綏抑何益彼此哉我
友喬卿不爾其寓書於韓之諸學士以論其所見也
一而不可則又復之蓋謂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
夫我之直之彼亦將直之彼此之際必將有益焉乃
條疏異同文辭兼達其爭也君子宜乎彼羈旅之人
不敢辭勞也雖未能遽服其心然彼必尋而思之思
之則萬里之外回首東顧信我喬卿之言者不必不
有也喬卿此舉豈有意乎兩階之干羽耶彼攻守之
爲者噫下也

楠公遺訓跋

今距湊川之役四百三十有餘年矣而人之泣楠公者猶疇昔之事也宜矣其忠勇絕倫震動當代世傳其遺書誡子而未知果其真否然其言嚴正展誦之間使人凜然米澤源士雲甚慕公之為人其於其子也必據公之訓其與親戚僚友相會也必亦一讀此帖以爲人臣之節如此則足矣蓋君侯聞而善之爲手寫一通以賜之士雲拜誓首受而退即裝以寶蓋因屬民題其後曰是楠公之訓也而我君之筆也告

子子孫孫謹而莫失墜

晉齋先生遺戒跋

初德民聞仙臺有田邊晉齋先生久之得與其嗣東里子善君相識君大藩儒宗而其接人恭容遜言欲然不自足余時已知翁之訓能濟此賢矣去歲壬申冬先生卒君及訃余見示其遺戒一通余卒業喟然歎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於乎其先生之謂乎蓋自余寡聞以儒顯乎邦國者多矣抑至修令德以光其身保寵祿以榮子孫

則能有幾焉。今其易簣之際，亦唯切切以謙謹嚴戒。君子哉。若人宜矣。其宗師於大國，敬禮於數君，享福壽考，永以終譽。夫使後嗣監其積德累行，天報不虛。則所謂貽厥孫謀者，莫善焉。民晚生，不堪敬慕，政筆其尾以還之。

富嶽四時圖跋

人謂毛施美焉，豈唯謂巧笑如花，歡眸如珠，嬌容如風柳之枝哉？暗愁泣愠，罵顰眉捧心，無態不艷，而後真知爲絕世妙麗矣。芙蓉名山也，然暗風雲雪月陰

晴雨暘，無時不奇，而後真知爲海內饒嶽矣。此圖一拂，極十二月之變毫末，蓋畫毛施而收其百嬌之手也，可珍。

鶴臺先生遺稿跋

德民少聞長門有灑彌八先生，比來東都，諸名士每稱爲關西之碩儒。及先生之東，余友五伯有邀飲先生其家，爲介使見余焉。酬酢竟日，歡語甚親。至謂主人曰：何使相識晚也？遂辱忘年之誼。未曾有旬，不見也。先生志氣豪邁，體度敦重，信義接物，不假人一

笑然視其可教，則便便扣端，如滾流注，卑與親友論，服善如崩，聞美言，見美行，淚即下，至獻言於尊貴之前，剛正不撓，有求其言者，辭曰：我不文，及不得已，援筆則成，文必雅正，不事浮飾，是余之所窺知者，當時誠難有也。既而西歸，得病不起，其孤士儀齎遺稿十卷東來，屬余與井子章曰：先人所友善，莫二君若，余於是歎曰：嗚呼！先生之才之優，何為而不成，蓋其志專欲講明經藝，補益世道，而為彼浮文命家，無為為夫也。此集也，在讀者當識焉。先生方在東都，退食之

暇，從容應諸侯之招，而於米澤侯最為知遇，集之成也，余為士儀請侯序之，士儀亦狀請子章銘其碑，三撰互備矣，因統其終始，以題其尾。

黃門紀伊公觀楓詩卷跋

觀物比興者，君子固有所感焉。爾，桃夭葛覃，螽斯麟趾，豈徒其物，近公遊後園，獨詠霜楓，楓

憲廟所手栽云。今因敬其遺愛，以寓誠後嗣，亦自諸公子至大夫士，賜命賡歌，蓋欲長其敦厚，而成其愷悌也。恭以公之貽厥，無所不至，雖曰比蹤詩人，可矣。

是讀此卷之則也、

醫道荅問跋

余不知醫、然多識醫、而知醫者仁術、但其業之者、請無新故、應無親疏、慣以成習、或難乎忠厚、亦唯勢使然也、龜山內田長卿所作醫道荅問、國言平易、要便蒙士、而其所論及覆丁寧、博綜古今、得失必按、不敢阿所好、而妄逞是非、夷考治法、悉有經驗、此其意視病者如傷者也、非耶、嗚呼、不見長卿二十年、其精其技、一至于斯乎、自余之識醫之多、忠厚如長卿者鮮

矣、而今復將行、如有一旦之疾也、莫由請其治、活於是不能無慙然、筆其尾以還之、

玉堂琴譜跋

陶潛撫無絃、雖曰不解音、然猶知琴中之趣也、余也無絃亦無於琴、何言、抑自余之與浦上子相識、久觀其為人、為人溫厚、無與物忤、而好鼓琴自娛、古人云、聞琴瑟之音、則體靜而心閑、浦上子之於此器也、器與人合矣、如此譜則扶搖公子序之甚美、余不知而妄言、則非所以為浦子之重也、

古梅園墨譜跋

余拙書不甚間筆墨佳否，但墨以古梅園爲適已。園主人因中井子慶寄示墨譜，請題一言。開卷彫鏤極巧，枚枚如把，可以磨自海內諸名勝及華客韓人詩文溢卷，而至讚園製，如出一口。始余自以爲不知墨，今而知余亦知之，哂然獨笑，呵凍書其尾。

服膺孝語跋

澗水先生嘗與余語，喟然歎曰：四書五經，學者言行之則皆具焉。人亦能誦習而至其服膺其要言者，何

其鮮也。故每其有所筆著，必要其切近乎人。嗚呼！先生真良師，而子崇此刊，亦能奉師訓，不失墜者。

護花館隨筆跋

有好貨者，造櫃以貯，凡物之可以爲奇者，隨得以居，久之櫃盈，則蓋而鎖閉。有有力者，一夜舉櫃負去，其終身所積，十百千萬，忽然烏有。學者必來之所學，曾臆之所記，亦不知其幾百千萬事。一旦宛入地，後者何所觀也。善貯者，積而能散，其用於是乎廣矣。善學者，能筆貽之後來，其惠亦大矣哉。抑手筆不倦，人常

難之。堀田翁少而好讀書，今年八十，精神爽朗，而筆硯不乾，其生平所聞睹，隨記則隨成卷，卷成則必質之時賢，時賢亦必有序言。夫天而福伊人乎，上壽可期也，則未可知其有惠于後來，更爲幾百千萬也。德民少於翁十八歲，幸亦面拜其賜，而無藉手者，敢撰燕言數行，持以再拜乎諸賢之後云。

賞菊詩卷跋

陶潛厭折腰而就松菊，清則高矣，抑亦未免有不豫之意也。森島氏之隱于官也，一叢之菊，任其妍媸，一

樽之醪，歌其暇豫，豈所謂真隱者耶？我讀其詩而想其人，而未能一相見，以相醉，彼此均處世，而何巧拙之天淵也。人多以陶言翁，而不知亦翁自期否？以余觀翁，蓋漆園金馬之亞也。

南溟詩集跋

余嘗聞長藩有山根侍讀有隣氏，及其嗣龍八繼業，祇役于東都也。始詣余相見焉，旣而相親焉，乃齋詩三卷以眎余曰：是先人之遺稿也。先人常嚮往于先生，而未及面謁，不幸而歿矣。今將梓之，敢願得一言

以成其志哉。余受而卒業，慨然久之，乃曰：其詩也，其如此耶？其人也，其如此耶？其多賢友，亦如此耶？而有孝子龍八在焉，則有隣氏已可謂死而不朽矣。嗚呼！吾恨不得與斯人一相見於地上也。然今誦其詩以知其人，則吾之所不相識者，其唯面而已矣。亦奚多傷。且伯華國氏序之，其生涯之美，無不具悉者。蓋以久要之友而言焉，豈徒誦其詩以知其人之比乎哉？吾復何言，抑余深嘉龍八之聿修不惰，而克世其美也。則不能嘿嘿無一言，故不敢拒其請，題其尾爾。

耆關窟山記跋

余童齡聞西來一比丘，話耆關窟山羅漢寺，時已知豐有此山焉。比學于京，而與豐人語，則亦無不稱說其奇者。余以爲皆誇境土之勝也。後西遊客長崎，有老村儒自言，必來好山水，遐邇幽僻，不有不探索者。而至耆關窟之奇絕，則口不可得言也。文不可得記也。唯遊者能自知矣。余之神遂竦，欲東歸之便，必一濟其勝焉。旣而鄉信報先慈之病，狼狽上途，並日倍程，雖勝區名景在行之左右者，皆不顧而去，豈有意

問豐之山哉盛壯而講業於東都也門下往往有豐人亦復說山而不置余曰聞之久無徒使吾耳底痒矣近與中津文學會善卿締交來往日親今春善卿暫歸藩余謂之曰君自有文手幸爲吾能掣者闢窟一片之雲來乎善卿哂笑而去及其旋反也示遊山之記一通則其二十四境怪巖竒石神造鬼削驚勃乎湧出乎眉睫間恍惚如夢吾其寐之寤耶將吾神之飄飛而往耶不覺手額而起瞪睨西天久之於乎善卿文固巧然其層層竒出之至于斯也蓋亦五百

大阿羅漢歡喜其來而相偕揚其靈以鼓動善卿之氣之所助也讀之又讀自忘老拙敢筆其尾云

雜文

雉雛

余家之雞雛相戲啄于庭有一雉雛自竹叢中跳而從之蓋以爲己之類衆雛見之驚擾悲鳴呼母母雞怒走于雉雛一喙斃之嗚呼古今善良常爲群小所斃亦與雉雛同歎鷄雛忽見雉雛之毛羽與己異豈得不驚擾悲鳴而呼母雞乎哉雉雛固不知己之毛

羽與雞雛殊異，故見雞雛而不自疑，徒爲其母所啄死焉。夫君子善良，固無害人之心，故動不慮群小有害己之心也。然自群小視之，不啻如雞雛之於雞雛耳。故自古君子之處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履薄水。

平洲先生嚶鳴館遺稿卷之七

愛 知 県



1103183384